

论中国话剧IP电影的兴起 —— 以开心麻花为例

On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Drama IP Films: The Case of Mahua FunAge

任静*

(REN Jing)

摘要

中国话剧改编电影由来已久，改编是电影创作的重要方式之一。近几年，IP电影备受关注，特别是话剧IP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市场上的关注热点。本文对中国话剧IP电影的兴起与现象进行梳理和探讨，并以开心麻花为例，分析其对话剧IP电影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以开心麻花的两部代表性作品《夏洛特烦恼》和《驴得水》为例，论述二者在话剧改编为电影中的利弊得失，分析总结话剧IP电影改编中的经验和规律，以期促进中国话剧IP电影创作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话剧、话剧IP、改编电影、开心麻花

Abstract

Chinese dramas have been adapted to movies for a long time, and adapt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of movie creation. In recent yea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films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especially drama IP films which have become a hot commodity in the Chinese film market. This paper composes and discusses the rise and phenomenon of drama IP movies in China and analyses its influence and rol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genre. Taking two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Mahua FunAge as examples: Charlotte's Trouble and Donkey's Water,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s and cons of both film adaptations, while also analyses and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s and laws in the adaptations of these drama IP movies so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drama IP movies.

Keywords: Drama, Drama IP, film adaptations, Mahua FunAge

* 任静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华研究博士研究生。电邮地址：rj20132014@163.com

前言

中国电影与中国话剧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二者的诞生之时。20世纪初,话剧首先传入中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相适应,被一些进步学生团体改编、上演,成为宣传革命精神的方式之一。随后,电影也传入中国,电影的发展与科技息息相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电影的发展受到诸多制约因素,只能借助于已经逐渐成熟的话剧来发展自己。从最早的话剧改编电影影戏开始,中国就不断探索话剧到电影的改编之路。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影响艺术消费领域,文化消费产品越来越丰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娱乐方式的多样,电影市场的竞争越发激烈。观众、票房因素成为电影创作团队越来越需要关注的重点。中国电影的商业化转型,加速了资本向电影领域的聚集。不断刷新的票房记录、持续飙升的观影人数、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等等,这些数据都激励着电影人不断创作更优秀的电影。

在这种情况下,近几年,“IP电影”成为人们关注和热议的话题。IP是英文单词Intellectual property的缩写,意为知识财产。对于“IP”来说,可以是一首歌、一部网络小说、一部话剧,甚至只是一个名字、短语,这些能够体现和包含作者心智的文学、音乐、电影等艺术作品和语词、符号、设计等的发现与发明,都是知识财产,都被法律赋予享有被保护的权利。把这些“IP”改编成电影的影视版权,这些电影被大家称之为“IP电影”(程武、李清 2015: 17),例如2014年何炅执导的、由歌曲《栀子花开》改编的“IP电影”《栀子花开》,2016年李仁港执导的、由小说《盗墓笔记》改编的IP电影《盗墓笔记》,2016年周申、刘露执导的、由话剧《驴得水》改编的电影《驴得水》等等。由话剧改编的电影就是话剧IP电影。

以往的研究中,对中国话剧IP电影的关注较多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从市场的角度出发,根据传播规律,研究话剧IP电影的营销策略,分析话剧IP电影获得关注的传播学因素,例如中国传媒大学杨扬教授分析了话剧和电影之间的跨媒介转换,以及这种跨媒介转换的营销策略,认为营销策略的内容极大影响了话剧IP电影是否成功与获得关注(杨扬 2019: 139)。二是聚焦话剧到电影转换的可行性,分析其改编策略和技巧。唐晓斌比较了电影和话剧在艺术特色、创作方法等方面的异同,探讨了话剧向电影改编的难点(唐晓斌 2018: 79)。陈睿姣则关注了话剧改编电影过程中面临的时空局限性问题(陈睿姣 2018: 3)。三是对具体作品或者创作团队的研究。齐婧宇论述了开心麻花的话剧作品转换为电影并获得关注好评的现象(齐婧宇 2018: 80)。吴琼则分析了开心麻花作品《羞羞的铁拳》火热票房现象及背后的原因(吴琼 2017: 33)。在这些研究中,对具体的改编作品和现象进行了分析探讨。但是话剧IP电影作为一个电影类型的整体,相关研究没有凸显它的重要性,对开心麻花在话剧IP电影发展上的作用与价值关注比较少,重点作品的探讨也未能充分体现当时的时代背景展开。

近年来,多部话剧IP改编电影作品上映,获得了观众的喜爱。特别是开心麻花团队根据其话剧改编的电影,多部作品在票房上取得亮眼的成绩,成为观众和评论家讨论和关注的热点。因此,梳理21世纪以来中国话剧IP电影的发展脉络,论述开心麻花的成长与价值,分析考察其重要的话剧IP电影作品,对于中国话剧IP电影创作与发展,有

重要的参考和指导意义。本文以开心麻花作品为例，浅析21世纪以来中国话剧IP电影的发展状况，呈现中国话剧IP电影发展概貌，并以开心麻花话剧改编电影《夏洛特烦恼》和《驴得水》为例，分析改编过程中的得失利弊，为今后的话剧IP电影创作提供参考。

一、话剧IP电影的兴起

中国电影的商业化发展和成功转型，给“IP”电影的异军突起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契机。因为“IP”本身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粉丝量，电影制作方看中了这些“IP”背后不容小觑的粉丝量和消费能力，热衷于挑选最具人气的“IP”来创作和改编为电影，使影片在票房上有一定的保障。

话剧IP改编电影的创作倾向也发生了转变，从20世纪要遵循和还原话剧经典作品，到热衷于选择诙谐、轻松的都市故事为主的小剧场商业话剧为改编对象。话剧IP电影在选材上聚焦现代人的普通生活，关注普通人的情感世界，力图探索平凡的人们日常生活面貌下深刻的内心。这些电影作品既迎合了这一时期大众娱乐化、轻松性的审美趣味，又可以借助话剧IP的热度和观众基础，给电影提供了票房保障（杨扬、丁罗男、周星、陈军 2020：123）。在这种创作倾向选择下，话剧与电影之间的跨媒介互动，以及为了适应和促进这种跨媒介互动，应运而生的市场营销策略，获得了市场和观众的认可，在商业上获得成功。

同时，中国电影中一向比较匮乏的喜剧精神在这里获得了进一步的发扬。一方面，话剧IP电影中的喜剧作品数量暴涨，像2015年由闫非、彭大魔执导的电影《夏洛特烦恼》和2016年由周申、刘露执导的电影《驴得水》，都是让话剧和电影界关注和热议的影片；另一方面，喜剧手段也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在一些主旋律的改编电影作品中，某些桥段也会运用喜剧手段来表现。

在这种背景下，话剧IP电影迅速发展起来，受到了观众的热捧。2013年，话剧IP电影进入了当年中国国产电影收入的前十名榜单。2014年，大量各类“IP”内容涌入电影创作者们的视野，助推了话剧IP电影的快速增长。2015年，由闫非、彭大魔执导，沈腾、马丽、尹正等人主演的根据开心麻花同名话剧改编的电影《夏洛特烦恼》，总票房达到14.39亿（峻冰、宋佳芮 2018：7）。此后，中国电影市场相继推出了2014年俞白眉、邓超执导的电影《分手大师》、2015年杜琪峰执导的《华丽上班族》、2016年饶晓志执导的《你好，疯子》等颇受欢迎的作品。在这其中，又以开心麻花系列作品最有代表性和最引人注目。

二、开心麻花的创立与成长

北京开心麻花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总部位于北京。2003年，北京开心麻花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青年导演田有良、遇凯、张晨等人，对传统电影行业几无兴趣，将演出视角投向了当时长期处于冷冷清清状态的话剧市场。他们打破常规，突破传统话剧严肃、正典的风格，创作推出了一部轻喜剧话剧

作品《想吃麻花现给你拧》。剧目上演后受到观众的欢迎，并连续演出了40余场，媒体争相报道。在那之后的十几年里，开心麻花一发不可收拾，陆续推出了三十多部原创舞台剧，几乎每一部都能引发一波观众的观看热潮，成为文化热点。开心麻花还首次提出了“贺岁舞台剧”的概念，在摸索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喜剧风格，即精彩的故事走向、动人的情怀传达、智慧犀利的热点语言、新颖独特的喜剧风格，鲜明夸张的人物刻画，这些特征鲜明的风格已经成为开心麻花话剧的个性标签（刘洪涛、刘藩 2017：74）。

如今，十余年时间，二十余部作品，开心麻花系列话剧作品，在北京及全国40个大城市上演近2000余场，为百万余名观众带去了欢乐。作为一家中国民营企业，开心麻花已经成为国内舞台剧领域最具市场号召力的民营文化演出机构，赢得了大批年轻人的喜爱，拥有众多忠实的观众和粉丝。这些因素为开心麻花的话剧改编为电影创造了良好条件，打下了坚实基础。开心麻花凭借着强大的品牌影响力、精准的推广营销策略，扎实的内容创作，大量的舞台演出经验，开心麻花每推出一部作品，都能受到观众的热捧，获得市场和商业上的成功。开心麻花也成为一个文化品牌，在中国话剧IP电影特别是喜剧电影市场上极具号召力。在中国话剧IP电影发展史上，开心麻花出现的恰如其时。

三、开心麻花与话剧IP电影

话剧IP本身自带流量，已经接受过市场和观众的检验和认证，为电影的上映提供了观众基础，也是稳妥的电影内容和质量的保障方式。这是开心麻花几部话剧改编电影都获得成功的共性，也是他们获得品牌价值和地位的方式。开心麻花由话剧演出团队成功转型为演出与电影并进的发展模式，并且在电影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并非只是运气，是有其独特之处在的。他们充分挖掘自己已经积累的话剧IP热度和品牌价值，通过电影不断放大和扩张影响力，成功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创作和营销之路。

作为直面观众的艺术形式，开心麻花抓住了话剧和电影的最为核心的要素——观众。开心麻花创立之初，就以喜剧和小剧场话剧为主，主要目标观众是一些大城市的大学生、年轻群体、先锋话剧爱好者等。事实证明，开心麻花的目标观众定位非常精准，在市场的检验下，开心麻花这一品牌在年轻人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对它以后的话剧IP电影创作和营销影响深远。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开心麻花及时抓住热点，通过微博、抖音、微信、综艺节目等多种渠道，实现线上线下互动，增强体验效果，扩大营销范围（杨扬 2019：139）。在这个基础上开心麻花通过话剧IP的知名度，与电影进行一场跨媒介的宣传营销，电影借助话剧IP，增加自身的影响力，最大限度的挖掘话剧IP的价值和影响力，实现产业链的延续。话剧则依托电影的影响，持续内容创作，在话题性、媒体热度等方面，提升开心麻花品牌形象和知名度，实现自身话剧和电影市场的不断壮大。

开心麻花的系列电影《夏洛特烦恼》、《驴得水》、《羞羞的铁拳》、《李茶的姑妈》和《半个喜剧》，都是由他们自己的话剧改编而来。电影《夏洛特烦恼》于2015年9月30日上映。影片将话剧中的一些具体情节影像化，更加直观和有冲击性，

比如97年香港回归、高中时大家所熟悉的喜欢的偶像、第一首春晚流行歌曲等等，唤醒了观众脑海中尘封已久的记忆。演绎了难忘的青春记忆、青涩的校园恋爱、蓦然回首在等待的真爱等等情感过程，通过一幕幕剧情推进，将故事主题不断深化，观众在笑容和感动中，也引发了对人生价值、幸福、成功的思考。《驴得水》用讽刺的手法来展现喜剧的故事，探索了国产喜剧的更多的可能性。《羞羞的铁拳》改编自开心麻花创作的年度话剧票房冠军《羞羞的铁拳》，是《夏洛特烦恼》之后，所有主演的再度合作。作为开心麻花系列改编电影之一，影片延续了其创作的风格，笑点几乎都是原创，衔接自然，剧情荒谬中蕴含着合理，没有违和感，让观众在轻松随意中，与剧中人物产生笑点和情感的共鸣，受到了观众的热捧。《李茶的姑妈》与《羞羞的铁拳》一样，也是改编自开心麻花当年最卖座的话剧，给观众带来笑声的同时，也让人看到了开心麻花不断创新的努力和无限可能。《半个喜剧》则是《驴得水》的原班人马历时三年之后的再度合作，编剧将目光聚焦在对爱情观的探讨上，继续以小人物的视角，探讨荒诞的故事，既现实又讽刺。这也是周申和刘露两位导演继《驴得水》之后，对这种创作手法的进一步延续。如今，开心麻花的创作不仅涉足话剧、喜剧电影、网络剧、娱乐营销等领域，还涉及小品创作。从2011年开始，几乎每年春晚都能看到开心麻花的小品作品。他们的小品也非常受观众的欢迎和喜爱。

开心麻花的电影作品在票房上的巨大成功，促进了话剧IP电影的发展。2015年，电影《夏洛特烦恼》在众多国庆档热门商业大片中脱颖而出，不仅上映长达62天，还获得超过14亿的票房（李一君 2017：109）。《夏洛特烦恼》的成功，大大提升了观众和业界对话剧IP电影的关注度。随后，众多话剧改编电影纷纷上映，比如前面提到的《恶棍天使》、《恋爱排班表》、《华丽上班族》、《驴得水》、《你好，疯子》等。近年来部分影片的票房收入如下：

表1：2015年以来部分话剧改编电影票房情况

出品时间（年）	电影名称	票房
2015	《夏洛特烦恼》	14.39亿元
2015	《恶棍天使》	6.5亿元
2015	《恋爱排班表》	83.68万元
2015	《华丽上班族》	4750.59万元
2016	《驴得水》	1.73亿元
2016	《过年好》	5404.87万元
2016	《你好，疯子》	1569.13万元
2017	《羞羞的铁拳》	22.02亿元
2018	《李茶的姑妈》	6.04亿元
2019	《半个喜剧》	1.89亿元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自电影网

从表中可以看出，这几年的话剧IP电影票房收入一路高歌，有些电影的票房一度打破了中国国产电影票房纪录，巨大的市场效应和收益不仅让大众更加关注话剧IP电

影，更吸引了更多的电影制作公司和创作人才，进入到话剧IP电影的创作中去。开心麻花团队连续推出话剧IP电影，从2015年《夏洛特烦恼》到2019年的《半个喜剧》，在短短五年时间里，开心麻花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创作和出品的话剧IP电影达五部，累计票房收益超过40亿元。开心麻花把中国话剧IP电影推向了高潮，话剧IP电影的爆火和受到关注，开心麻花功不可没。

四、开心麻花的代表作品

在开心麻花众多的话剧IP电影作品中，《夏洛特烦恼》和《驴得水》两部作品，在市场和观众喜爱度上，获得了票房与口碑上的双赢。《夏洛特烦恼》票房上的成功，让开心麻花从话剧界内的小范围演出团体，迅速走进了普通电影观众的视野。在《夏洛特烦恼》的影响下，开心麻花逐渐形成了强有力的品牌影响力，成为极具市场号召力的喜剧品牌。尽管后来出现了《羞羞的铁拳》这类票房成绩超过它的改编电影作品，但正是由于《夏洛特烦恼》的成功，为开心麻花奠定的群众基础和品牌效应，才有了后来的系列改编电影，以及开心麻花品牌的票房保证。《夏洛特烦恼》是开心麻花话剧改编电影的起点，也是转折点，开创了其系列话剧改编电影的模式，成就了开心麻花团队的电影创作，甚至成为国产喜剧电影的一个新标杆，开启了这一时期话剧IP电影的兴起。所以，《夏洛特烦恼》对开心麻花的意义无可取代。话剧《驴得水》是一部讽刺喜剧作品。在剧情、台词、表演上都毫不避讳，大胆尝试。由于其话剧的场景设置相对单一，很大程度上依赖演员夸张的语言，和极富表现力的肢体动作来完成剧情的推动，给人较为夸张的视觉效果，因此，话剧《驴得水》改编为电影就有了一定的难度和考验。从这部改编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开心麻花的尝试和创新。以及对今后话剧改编电影的借鉴和参考。本文在对近年来中国话剧IP电影概况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重点鉴赏分析这两部影片改编的利弊得失，并借此对话剧改编电影的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夏洛特烦恼》：开心麻花的转折

提到开心麻花，最先让人联想到的就是《夏洛特烦恼》，这是开心麻花第一部由其话剧改编的电影，正是这部电影的逆袭，将开心麻花推向公众的视野。《夏洛特烦恼》是2015年国产电影最大的一匹黑马，单日票房达5.18亿元，累计票房达14.48亿元，并荣获第3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提名，成为最引人发笑的国产喜剧电影。《夏洛特烦恼》也是开心麻花话剧IP电影产业化成功的标志（罗勤 2019：140）。

影片讲述了主人公夏洛的“黄粱一梦”，他通过做梦的方式，意外穿越回到了高中时期，在梦境中实现了青春时期梦想的故事。昔日暗恋对象校花秋雅正在举行婚礼，人到中年的夏洛看着周围事业有成的老同学，想想自己毕业后一事无成，不禁泛起苦闷，借着酒意大闹秋雅的婚礼现场。混乱中，夏洛在马桶上睡着了，意外穿越回到了1997年的高中时代。回去后的夏洛，有勇气做了很多现实生活中他不敢做的事，抛开过去的一切重新开始。在梦中，他追求到心爱的女孩秋雅，欺负优等生袁华，拒绝马冬梅的死缠烂打，让失望的母亲开心，并凭借抄袭明星的成名曲，进入娱乐圈，

成为流行乐坛巨星等等。但当他名利双收、得到一切之后，并没有他想象中想要的幸福和快乐，他发现身边的人都在攀附和利用自己，只有马冬梅是真心对他。想以穿越来改变过去，到头来却仍是一场空。当梦醒之后，夏洛最终领悟到人生的真谛，重回真实而平凡的生活。

影片通过情节反转的方式来制造矛盾，推动情节发展。前半部分，一切都按照夏洛理想中的样子发展，一切都已实现。但是剧情陡然反转，一切都发生偏移：秋雅出轨，朋友背叛，自己江郎才尽，身患绝症。夏洛深陷困境，无比绝望。此时观众的心情也跟着剧情的发展发生起伏，引发对道德和人性的思考。紧接着，剧情又开始反转，正当夏洛跌入谷底之时，马冬梅挺身而出，无微不至照顾夏洛，促使其心态发生转变，最终使整个故事回归到理想的人性道德之中。正是这一次次反转，在看似超越现实的荒诞情节中，影射出影片所传达的坚持真善美的人性梦想的内核（刘强、李婧 2019：103）。电影的主旨就是告诉我们珍惜眼前所拥有的，知足常乐。

除此之外，影片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它通过让主人公穿越的方式，带着观众一同回到过去，跟随主人公一起去实现那些每个人心目中或多或少都有的、年少时想去而没敢去做的事，并把结果展现给观众，引导观众去思考去理解电影所表达的含义。梦境与现实的交织，熟悉的金曲老歌，似曾相识的人物处境，这种带入感让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能够深入到人物内心，击中人们内心深处的渴望，充分呼应了和主人公差不多年代的80、90后这一批观众的品味和理念，因此获得观众的广泛共鸣。

话剧是舞台艺术，讲究现场，受到演出时空的限制。但是，电影是镜头艺术，讲究真实，不受时空的限制。话剧和电影在时空的表现手法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话剧改编为电影，首先要考虑二者在时空上的差异性，充分利用电影在时空表现上的自由和多样，按照剧情的需要，拓展时空表达，丰富场景内容，通过不同的镜头剪辑，呈现场景或时空的转换，通过蒙太奇等手法，改变叙事结构，丰富叙事方式等。将集中在舞台上话剧，转换为变化丰富视觉电影。话剧《夏洛特烦恼》在电影的改编过程中就充分发挥了电影的这一优势。在空间上，在电影中添加了酒店、操场、演唱会、办公室等场景，充分拓展了真实的生活空间。利用场景来刻画人物形象，反映人物性格，强化情节表达，增加戏剧的情感冲突，而这正是话剧所不具备的（武岳 2017：137），例如马冬梅端出那碗夏洛想了好多年的茴香打卤面，夏洛默默吃面时流下了懊悔的眼泪，滴在面中，随着面汤喝下。强烈的表达了夏洛对马冬梅的感情，加深了人物情感，使人物更加真实具体、生动形象。

当然，《夏洛特烦恼》在话剧改编电影过程中也存在缺憾，为了更吸引观众、表现喜剧电影的特点，与话剧相比，电影中加入了很多笑料，让观众发笑的同时，也造成了故事叙事节奏的中断和情节的不连贯（李一君 2017：109），比如在梦中，当夏洛和失散多年的马冬梅相见时，电影中插入了乘凉大爷那句流传甚广的“马什么梅？”的梗。观众在大笑的同时，也打破了此时故事的流畅性。当夏洛打算用豪华轿车换向日葵来献给马冬梅时，电影中插入了汽车司机给妻子打电话的搞笑桥段。这些镜头诙谐幽默，观众固然能爆笑，但是爆笑的时候，也降低了电影的完整度和深刻性。



图1：电影《夏洛特烦恼》（2015年）剧照（视频截图来源：优酷网）

尽管存在不足，但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改编在整体上是成功的。电影故事本身是否足够精彩和打动人，是“IP”电影改编成功的关键。不论是话剧舞台艺术，还是电影银幕艺术，都对故事内容有着极强的依赖。话剧《夏洛特烦恼》的故事本身足够精彩，是一部成功的话剧作品，因此，为电影改编提供了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性格鲜明、具有时代性和感染力的剧情故事，电影之所以能够成功，吸引大量观众，很大程度上在于精彩的故事本身。另外，电影改编在创作过程中，也充分考虑电影媒介的独特性，在内容择取、艺术表现、场景设置等方面运用电影思维，更加能够让观众找到共鸣点。这些改编经验可以为话剧IP电影创作及“IP”电影产业的发展带来启示。

（二）《驴得水》：好话剧是不是好电影？

《驴得水》是由周申、刘露编剧导演，任素汐、田雷、董天翼、裴魁山、富冠铭、郑磊等人主演的一部话剧。2012年6月20日，话剧《驴得水》在北京木马剧场举行了首演。首演以后，《驴得水》继续在全国巡演上百场次，所到之处一票难求，场场爆满、广受欢迎，打破了话剧演出市场的沉寂。这部话剧有哪些独特之处，让观众热情的愿意为它买单？

话剧《驴得水》讲述了在民国31年，即1942年，一群各有各的问题却怀揣着教育梦想的一位校长和一群教师，从大城市来到中国某个偏远的缺水的小山村，开办了一所学校。学校的待遇和生活都很艰苦，但是这群老师们却感到很满足，乐在其中。然而，教育部特派员要来突击检查的消息打破了这个小学校一直以来的宁静。因为，为了多领上级补贴，学校校长和这几个教师将一头为学校挑水的驴虚报成学校的英语老师，取名“驴得水”，用虚假的名额来套取上级的教育基金，补贴学校教学经费。为了应付教育部特派员的到访检查，防止事情败露，大家在村子里找到一位目不识丁的村民铜匠，来临时冒充这位并不存在的“驴得水”老师，应付检查，企图蒙混过关。然而，在教育部特派员到来之后，事情发生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变化，真正的麻烦才刚

刚开始，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荒诞的、啼笑皆非的故事。冒充老师的铜匠，不仅在特派员检查时成功蒙混过关，而且阴差阳错的意外得到了特派员的赏识。并且，特派员打算继续包装铜匠，进一步骗取美国的赞助。事件的发展越来越失控，越来越荒诞，最早自诩为了教育梦想来到小山村教学的老师们，也纷纷露出了自私自利的本性。唯一坚守教育梦想初心的赵一曼老师，也在这混乱的时局中被牺牲掉了。剧中的每一个人一开始都那么的特立独行、个性鲜明，而每一个曾经特立独行的人，最后都抛弃了曾经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驴得水》是喜剧，更是悲剧。

作为一部话剧，《驴得水》可以称为一部优秀的话剧作品。首先，话剧《驴得水》的剧本非常优秀，给这部剧奠定了基础。故事情节开门见山，叙事节奏干净利落，场景转换也毫不拖泥带水，每一个戏剧冲突都迅速展开、迅速推进，120分钟的演出期间，故事逻辑清晰、张弛有度，节奏收放自如、不疾不徐，控制的刚刚好。此外，剧本所传达的价值观清晰明确，矛盾冲突也顺理成章，观众都能看懂它在说什么，冲突点在哪里。剧本的台词对白能深入人心却又不露锋芒，幽默中带着酸楚，荒诞中又带着反思（刘夏 2017：150）。创作者和演员呈现出这样的演出效果，可以说成功了。

话剧演员的表演更是为这部剧加分不少。九名演员没有设定主角、配角之分，每个人都很独特，每个角色都很重要。无论是教师张一曼、裴魁山、周铁男，还是孙校长、校长女儿佳佳，每个人都出彩，每个人身上都有笑点和伏笔。特派员、铜匠和美国慈善家，更是成为推动故事情节的重要力量，促成了一个又一个谎言的成立，吸引观众不由自主的跟着剧情的发展，而急切的想知道下一步故事会怎么进行下去。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团队的所有人，在对剧的理解和表演上，达到了完美的统一，表现出良好的合作，给观众的感觉仿佛是，这部剧的这些人真实的生活着，这个故事也真实的发生着。以上种种优秀的创作团队和卡司阵容，2012年首映以来，话剧《驴得水》取得了“零差评”的成绩，良好的口碑在观众中口口相传（李炜 2019：148）。

此外，话剧《驴得水》的舞台舞美制作也得到了颇多赞赏。其实，《驴得水》的故事灵感早在2009年就已经出现，当时编剧周申意识到这是一个好的故事题材，想把它写成一个完全现实主义的戏。但由于没有真实的农村生活经历和情感，又不想让这部剧失去了真实的讽刺意味，于是，搁置了两三年之后，编剧周申和刘露决定绕开现实主义的点，将戏的时间和空间架空，虚构出一个民国时期小山村学校的场景。演出的时候，话剧舞台也真实还原了民国时期的场景。舞台上的桌椅、黑板等道具，都是剧组从农村淘来的真实物品，演员们的服装也是民国时期的人们常穿的旗袍、长袍等，此外，人物关系设定、舞台灯光与音效、演员台词对白等，也都充满了民国时期的韵味。虽然这些场景及舞美设计看起来与观众的现代生活相差甚远，但剧情的设置让观众不变的是对人性的剖析与拷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故事虚构在一个遥远的年代和不存在的地点，话剧《驴得水》却充满了现实主义风格。

电影《驴得水》是开心麻花团队创作的第二部话剧改编的喜剧电影。2015年《夏洛特烦恼》取得了超高票房之后，趁热打铁，开心麻花就对《驴得水》这部同样改编自话剧的电影，寄予了厚望。话剧获得了极佳的口碑，因此电影版更加备受瞩目，还没有上映就已经万众期待。2016年10月28日，电影《驴得水》首映当天就取得1600

万的票房，上映30天，累计票房达1.72亿（周星2017：164）。虽然比不上《夏洛特烦恼》14亿的票房奇迹，但毫无疑问，《驴得水》也一度成为各大影视新闻的关注热点，引来影评界的集体围观，引发了业内关于话剧改编电影的讨论。

一部电影是否能够抓住观众的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影片中的矛盾和冲突，即电影在故事情节上好不好看。话剧《驴得水》给电影提供了坚实的剧本基础，已经塑造好了一个强大的戏剧冲突和故事情节，弥补了中国电影一直以来被国人诟病的“国产片讲不好故事”的弊端。有了话剧的好底子，电影在剧本上占了很大优势。

话剧和电影也都是给观众讲故事的艺术，都极力追求和需要一个好剧本好故事。但是，毕竟话剧和电影还是不同的艺术门类，在艺术审美和观众观感上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别的。话剧的语言是舞台，通过舞台和演员来展现整个故事。而电影通过镜头来表达，通过剪辑来叙述，通过演员在具体环境中的表演来告诉观众真实。故事呈现方式上的差异，是话剧和电影从舞台到银幕的根本区别。在话剧《驴得水》改编为电影的过程中，因为缺乏一定的技巧性，没有能够针对不同的艺术形式，在剧情推进、演员表演和场景布置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而导致电影作品的戏剧性太强，过于“话剧化”，缺乏所谓的电影感，缺乏电影的影像、画面和语言。所以，在某些程度上，给观众带来了别扭的电影观感。

所谓电影观众别扭的观感，首先体现在演员的表演上。电影《驴得水》的卡司阵容，从导演编剧到演员，几乎采用了话剧的原班人马。一般来说，话剧是现场表演，在舞台上展示人、事件的演变过程，话剧演员直接面对观众，可以根据观众的情绪、情感变化，及时调整演出状态，也能更好的与观众达到情感上的共鸣，增强对剧目的理解和演出效果。观众和演员之间也可以互动交流，演出具有开放性。话剧演出也是一次性的，没有重来，演员经历过舞台的千锤百炼，也应付过各种突发状况，考验和练就了一套炉火纯青的表演功底。但是，电影和话剧对表演的要求不同，电影要的是真实，所以电影会需要尽可能生活化的表演，尽可能贴近和展现现实，才会让观众感觉真实，而话剧则是用虚构的场景和表演来反映现实。特别是21世纪以来，商业电影蓬勃发展，更加注重电影的真实性和现实感，更加要求贴近生活反映生活，力求用真实人的真实生活打动观众。因此，在这部剧中，话剧出身的演员们在演电影时，自觉不自觉的就会用夸张的表情和语调来“飙戏”，就像在话剧舞台上一样。但是，在大银幕上，这种表演方式会明显让观众感到用力过猛、张弛无度。

比如，在电影《驴得水》中，特派员提前来到学校视察的一场戏里，特派员一本正经的交代着明天美国慈善家到来时的注意事项，而学校里的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掩盖着“驴得水”老师这个谎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驴得水”老师这个谎言之下，关于“驴得水”老师的赞助竟然又出现一个谎言。此时，老师们之间的信任、特派员与学校之间的信任，已经开始出现裂痕，每个人都在怀疑每个人，层层坑蒙拐骗，个个离心离德，戏剧的矛盾冲突和幽默荒诞达到顶峰。



图2：电影《驴得水》（2016年）剧照（视频截图来源：优酷网）

在这场戏中，剧情急转直下，紧张而快速，几乎每句话都是一个转折和伏笔，每个戏剧冲突都可能导致谎言的败露。因此，观众的情绪也跟着紧张起来，紧随剧情的发展而波动。因为话剧的时间、场次、舞台空间有限，为了在短时间内更好的吸引观众注意力、输出更多内容，话剧的戏剧冲突往往比较激烈而密集。而对于电影来说，这种密集而夸张的戏剧冲突，可能就让渡了一部分故事的真实感，而大银幕又扩大了这种不真实感，从而给观众带来别扭的观影体验。“影片情节转折过于密集，又缺少巧妙的时空脉络整合，起承转合没有一气呵成，也造成了影像表达魅力的缺失，让人仿佛坐在电影院里看了场话剧。”（牛梦笛 2016：014）此外，很多时候，话剧会采用虚构的方式来将时间和空间的剧情一笔带过，比如，演员的一次长途旅行，在电影中可能是真实的、细致的场景演绎，给观众以真实感。但在话剧中，可能就是一句台词就完成了。这就造成观众观感的不同。因此，话剧与电影，也需要针对这一点不同，用心设计、精雕细琢，才能出好作品。

电影《驴得水》的舞美设计也是为人所诟病的问题之一。在电影《驴得水》中，大部分故事情节都是在小山村学校的窑洞里展开，一个黄土坡，一幢破房子就是所有的外景，电影场景简陋，几乎是直接移植话剧舞台布景，舞台与影像环境混淆，这样会让电影镜头中场景的切换显得有些生硬，一场戏和另一场戏的转场与话剧舞台的换场如出一辙，使得电影的影像表达缺乏流畅，同样给观众别扭的观感。这也是话剧和电影观感的不同之处。安德烈·巴赞在论述戏剧与电影关系时认为：“最重要的，人为的矫饰、夸张的布景，都违背了电影的基本要求——符合现实。”（安德烈·巴赞 2019：94）就像有些话剧剧本的台词，只有在舞台上对着观众朗诵才有意义，舞台布景也一样，舞美设计的灯光效果一定不如真实的阳光来的让人信任。在话剧舞台上，一般会把很多事件集中在一个空间里，因为场景和时空的集中，有利于故事和人物的呈现，单一时间和空间内，可以容纳更多的矛盾冲突。而在电影中，如果把一件事情的起承转合都放在较少的空间里，就会显得局促而窄仄。电影和话剧的区别也在这

里,要根据故事和人物进行区分,从故事和人物出发来选择空间,而不是把形式定好了再来填充内容。

电影《驴得水》的优点是故事足够精彩和吸引人,然而主创和舞美等方面的大幅度相同或移植,使得电影思路囿于话剧风格,这种“话剧感”的演绎手法,往往令人一时难以接受,影像观感上打了折扣,因此导致电影影像化的缺憾。

结语

随着中国电影迅猛发展,在电影商业化的影响下,有一定粉丝量和观众基础的话剧,成为电影改编热衷的选择对象,话剧改编电影作品出现了一个创作高潮,话剧IP电影兴起,相继出现了《夏洛特烦恼》、《驴得水》、《羞羞的铁拳》、《李茶的姑妈》等轰动一时的改编作品,使话剧IP电影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话剧IP改编电影的创作倾向也发生了转变,从20世纪关注经典作品改编,到开始选择诙谐、轻松的都市故事为主的小剧场话剧为改编对象。同时,中国电影中一向比较匮乏的喜剧精神在这里获得了进一步的发扬。

中国话剧IP电影的发展与开心麻花的努力密不可分。作为重要的话剧IP电影创作团队,开心麻花的爆火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优势。电影《夏洛特烦恼》使开心麻花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其“美梦成真”的穿越故事设定,具有创新性和突破性。话剧《驴得水》创造了“小剧场巅峰之作”的传奇,连续上演十几场广受好评。其改编的电影也在话剧的基础上,比较成功的完成了电影化转换。虽有些许遗憾,比如剧情推进“戏剧感”较重,演员演出“话剧感”太强等问题。但总的来说,电影《驴得水》依然不失为一部优秀的电影,它的改编经验也为今后的话剧IP电影的创作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话剧改编电影最重要的要根据具体的话剧作品特点,进行艺术的再加工、再创造,避免改编作品容易陷入生硬搬演的陷进中。用好故事吸引观众,用精益求精的创作精神推敲作品,尊重电影艺术的本质,用影像表达故事。这样才能让话剧从舞台上走下来,从银幕上放出来,被更广泛的电影观众传播和接受。

参考文献

- 陈睿姣,2018,〈话剧IP改编电影的时空局限及应对策略〉,《新闻研究导刊》,第9期,页3。
- 程武、李清,2015,〈IP热潮的背后与泛娱乐思维下的未来电影〉,《当代电影》,第9期,页17-22。
- 电影网:<https://www.1905.com/>
- [法]安德烈·巴赞著、李浚帆译,2019,《电影是什么?》,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页94。
- 峻冰、宋佳芮,2018,〈喜剧流变与品格独立:“开心麻花”的喜剧类型、叙事策略与价值批判〉,《电影评介》,第20期,页7。
- 李炜,2019,〈近十年来中国话剧改编电影论析〉,《华中学术》,第1期,页148。
- 李一君,2017,〈从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改编看剧场IP的银幕转换〉,《创作与评论》,第12期,页109。

- 刘洪涛、刘藩，2017，〈开心麻花的喜剧创作理念——刘洪涛访谈〉，《电影艺术》，第2期，页74-78。
- 刘强、李婧，2019，〈“开心麻花”喜剧电影的叙事策略研究〉，《当代电视》，第6期，页103。
- 刘夏，2017，〈从“话剧电影”《驴得水》热映谈话剧与电影的形式转换〉，《戏剧之家》，第3期，页150。
- 罗勤，2019，〈从舞台到电影——“开心麻花”舞台剧的跨媒介转换〉，《当代电影》，第12期，页140。
- 牛梦笛，〈《驴得水》：好话剧不等于好电影〉，《光明日报》，2016年11月7日，014版。
- 齐婧宇，2018，〈浅析电影与话剧IP的转换——以开心麻花系列为例〉，《戏剧之家》，第29期，页80-82。
- 唐晓斌，2018，〈从舞台到银幕的嬗变——开心麻花话剧IP改编电影研究〉，《电影评介》，第6期，页79-81。
- 吴琼，2017，〈从《羞羞的铁拳》看话剧IP电影的火热票房现象〉，《东南传播》，第12期，页33-34。
- 武岳，2017，〈浅谈电影如何拄好戏剧的拐杖——以《夏洛特烦恼》和《驴得水》为例〉，《戏剧之家》，第8期，页137。
- 杨扬，2019，〈“话剧IP电影”的营销策略——以“开心麻花”电影为例〉，《当代电影》，第1期，页136-139。
- 杨扬、丁罗男、周星、陈军，2020，〈当代中国戏剧与电影创作现状：症候及其反思（笔谈）〉，《探索与争鸣》，第11期，页123。
- 优酷网：<https://www.youku.com/>
- 周星，2017，〈2016年中国电影热点现象述评〉，《民族艺术研究》，第1期，页164。